

戰國策校注

開化圖書館  
kaiz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戰國策韓卷第八

縉雲鮑彪校註

東陽吳師道重校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  
宜陽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之崇高城陽鮑引漢地理志為言鄭亦韓地而  
獨遺不取誤矣

康子名虎

三晉已破智氏將分其地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

成臯補曰見韓王曰成臯石溜之地也積潤補曰

溜言多山石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不然臣聞百



輒之里名深井輒即河內輒正義云深井里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政時客游

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

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一本問曰姚同子欲安用我乎

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薄循奚敢有請

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一本具仲

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補曰索隱引高前為聶

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仲子補曰一本

同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

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補曰說文甘

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

人辟猶屏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

關去之

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丈

人麤糲之費丈人亦尊稱政也粟十六斗為一秉

同韋昭云古者尊大斛為夫人史姚

之謹補同一本交足下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

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

老母在前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補同一本居

而養老母老母在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父之聶政母死既葬除

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

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

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補同一本至淺

未有大功

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

一本我雖不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

之意感言動心睚眦怒視也

即殺之也一說睚五懈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

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

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

陽縣屬東郡春秋時帝丘也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

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補曰一本無而仲子

所欲報仇者補曰一本仇者為請得從事焉補曰一本無此

五字姚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

同史有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其

同

設設陳也**補曰**一本無多居處甚四字史有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

足下幸而不奪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

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泄易間**補曰**一本韓與

姚同史有。司馬真引高誘云韓都潁川今殺人

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方不可以多人多人不

能無生得失謂相生得失則語泄作無生情言所

將人多或生異情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

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

器也蓋以劍為兵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

註東孟地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

衆侍字史姚同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本無殺

字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哀侯按釐侯策及傳皆

表皆書列侯策傳可為誤年不可移也補曰說見後聶政刺之兼中列哀侯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手殺者數十人補曰一本

同史因自面皮去面之皮補曰索隱云以刀刺其

有以刀莠面而抉眼屠腸抉挑也補曰史作決一遂

去其皮也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縣金莫久

之莫知誰補曰一本誰政姊嫫補曰一本無嫫字

反史聞之曰吾弟至賢補曰姚註劉有嫫么莖不可愛妾之軀

滅吾弟之名非弟音意也言往哭自乃之韓視之曰

勇哉氣矜之隆持矜也是其軼音育軼車相高成荆

矣說文成荆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補曰趙氏

皆忠成荆致死於韓王而周人今死而無名不顯  
皆畏按此對豫讓言則一人也

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夫

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

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

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

目列列通補目一本非獨政之耳聶政之所以名施

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菹醢菜也言劉靳

註疏菹菹之類菜肉通稱全以揚其名也此三年

韓相俠累刺客傳有彪謂政之始終於其親孝矣

其臨財也義矣嘗欲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

也遂唯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褊狃細人耳

相則其幸謬為所知故死於使此者乎哀哉

補曰

大事記按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  
累十一年烈侯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  
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聶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相去遠矣而聶政傳累與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  
俠累有卻使政刺累之時策曰東孟之會韓王及  
刺客傳誤以為哀侯之世家不合蓋其氏偶同故  
相皆在焉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禮之是故哀侯為君而  
兼中哀侯許異訖是哀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  
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  
立許異將誰相焉哉俠累既死烈侯猶在位十年謂  
之終身相可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戰國策  
誤以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嚴遂弒哀侯解題  
引正義云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堅賊其  
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即韓嚴也若山即懿侯  
也愚按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而  
不決故温公與劉道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  
記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世家兩書韓嚴是聶政  
之事乃嚴遂而弒哀侯者乃韓嚴大事記謂氏偶  
同又不知韓嚴遂韓嚴國氏名交混也通鑑書嚴  
遂弒哀侯大事記因之未改當從史書韓嚴綱目  
書廢遂下註哀侯以韓鹿為相而愛韓遂二人相  
害遂刺鹿下朝併中哀侯亦仍誤也

正曰

史遷作

刺客傳失在樊盜而年表書盜殺韓相俠累獨為  
得春秋書法細目大事記不能易也父母遺體不  
敢毀傷以不義而滅其身得為孝手非有夙昔之  
遇如智伯之於豫讓非有累世之恩如韓之於子  
房以欲報仇之故厚已而使為不義得為知之於  
鮑陳說區區陋矣補曰弟之死蓋兄弟之義策  
述其言以為不愛身以揚弟之名而說者徒知論  
名而不及義此皆戰國之習也史記云使政知姊  
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  
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仲子也  
列女傳云嫫仁而有勇不怯死以滅名詩云死喪  
之威兄弟孔懷云云此之謂也愚謂子長得政之  
情子政得妾之志然一則曰列其名一則曰失其名  
一則曰不滅名猶未免世俗之失也

昭侯

莊侯子元年  
癸亥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

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兩趙也補曰

不害者荆人也故鄭之賤臣  
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

魏之圍邯鄲也申不害始合於韓王然未知王之所

欲也恐言而未必中於王也王問申子曰吾誰與

而可與魏耶對曰此安危之要國家之大事也臣

請深惟而苦思之思惟亦乃微謂趙卓韓鼂曰子皆

國之辯士也夫為人臣者言可必用可必用盡忠而

已矣二人因各進議於王以事本各進申子微視

王之所說以言於王王大說之補曰此術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昭侯不許也申

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

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

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

聽手此如此當屬下句讀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直其

人也

蘇秦為趙元作楚楚楚合從說韓王曰韓北

有鞏洛並屬南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常史

殷紀註商今上洛是也亦曰楚山正義云商坂東有宛

穰洧水穰屬南陽有南有陘山見前地方千里

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

府下皆弩名真訓註谿子國名夷時力距來徐

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

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踏弩百發不暇止遠者

達曾近者掩心箭中韓卒之劔戟皆出於真山

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司馬彪註冥山在相州

脩務訓註墨陽美劍名合伯地缺鄧師豈南陽餘

見龍淵太阿將越有歐不寡人欲因子請因二人

作劍風胡見二人作劍二其名云以上類言以地

伯史作合膊姚本合伯膊註曾無伯字索隱云鄧

國有工鑄劍因名鄧師宛人於馮池鑄劍故名宛

馮晉太康地理記汝南西平有龍泉可淬刀劍今

按上說冥山棠谿龍淵地名鄧師宛馮人名兼地

太阿劍名合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當敵即斬堅

膊等未詳

甲盾鞬整口金蓋整如之

鐵幕革抉咬音芮以鐵為臂脛之衣以革為射決

決射鞬也按詩決拾傳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

指以鈎弦闔體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恐

此革即拾抉即決也索隱即以爲一物蓋據說文

鞬射臂決之文也亦通索隱云咬與厥同謂楛也

丙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緩也愚按殿音伐即詩所謂蒙伐者字皆通借史云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皆能斬之策文不可從此讀當以斬堅句而甲盾以下屬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踳勁弩不具之文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踳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矢臣聞鄙語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

補曰正義云雞口雖小乃

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大事記取

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

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

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

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

以趙楚

補曰字誤

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燕趙後云宣惠王今按合從在燕文公二十八年

趙肅侯十六年此二五年又蘇秦傳說六國後

去趙而從約解是歲無易王立徐註云自初說燕

至此三年宣惠之元年也此時從已解則說從時

非宣惠明矣沈括辨以為雞口牛後今按秦稱牛

後蓋以惡語侵韓故昭侯怒而從之雞口牛從謬

誤也

正曰大事記顯王三十五年蘇秦說燕與趙

合從燕文公納之趙三十五年蘇秦說趙肅侯以

大國合從按史年表是歲韓昭使二十六年高門

成而昭侯卒子宣惠王立蘇秦說宣惠王蓋昭侯

卒後爾鮑序次非○索隱引延篤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尸雞中主從牛子也沈說亦有所本也

### 宣惠王

昭侯子元年顯王子十七年巳丑

### 宣王謂摎留

韓人備曰摎居屯反漢有摎氏通鑑大

世家亦作監止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

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事

見哀十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七年秦惠八

河西儀時為秦容卿未相魏也後至魏襄十三年

相儀儀留四年去而衍相未嘗兩用未嘗七也此

豈為秦良造儀為客卿時魏以事曉之邪

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

孫衍代相儀留衛四歲後說襄王久之乃去三人

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七河西地大槩言

之不必兩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年以少

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地則犀首張

儀之力是時二人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

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其黨以擅韓子曰

驕其主或外為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謂

此非天下之公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

召兩用之庸何傷若公仲公叔也一之謂甚何必

以為法謂曰胡氏管見謂膠留之論似是非而非不可遂

右參副不虞其比黨使其不賢則一人足矣其專擅左

又况二不其衆乎意者留於仲叔陰有所附欲國

柄歸一而不分故危言以動其君耳大事記云韓

雖兩用仲叔以戰國策攷之仲實專政叔亦間用

事終不得留之情故引以著之按鮑說有與胡氏合者

而非已用也當時叔之事不著意其止於用仲而仲

叔並用實襄王之世以其爭主幾瑟公子咎知之

楚昭獻相韓秦且攻韓韓廢昭獻昭獻令人謂公

臣則無患乎此矣

曰不如貴昭獻以固楚秦必曰楚韓合矣策未

何時按策有云幾瑟公叔之讎而昭獻公叔之人也又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在先圖雍氏時其相韓

見周策必在宣惠之後

秦攻陘此時史不書後至桓惠九年秦投我陘然陳

軫必不存韓使人馳南陽之地馳反走秦已馳進

故因舊又攻陘韓因割南陽之地秦受地又攻

也韓避之而秦進也陘陳軫謂秦王惠曰國形不便故馳交不親故割

今割矣而交不親馳矣而兵不止臣恐山東之無

以馳割事王者矣且王求百金於三川而不可得

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

私府也言利移於下固曰即所竊為王不取也

私府也 謂無利以移於下 割事王 者矣 竊為王不取也

秦韓戰于濁澤

長社濁澤 澤 大事記 韓與趙魏伐秦 秦使庶長樗里疾與戰 脩魚虜韓

將申差解題云濁澤 韓氏急公仲朋 元作明 當作明 大

事記顯王三年魏公子景賈伐韓與 謂韓王曰與 韓將韓明戰于陽此人在公仲前

國不可恃 與謂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

為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

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倣公仲之行 倣猶將西講於

秦楚王 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

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 以一都

兵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

之矣楚國必伐 本伐矣 王聽臣為之倣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

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為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

**目**一本救韓之德王也德王此以上姚同文勝必

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

矣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

得楚救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

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傲四境之內

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

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

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

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

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為天下笑矣且

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補曰一本

矣作也姚秦欲伐楚楚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

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

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

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

門後志頴陰有岸亭事在十九年此要終言之也

許州長社縣西北又韓世家太子倉入質於秦以

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

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

**明**明也記十六年有彪謂二子皆億中之材

仲之謀固難以入至於非兄弟非素約而以虛名

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補曰鮑

嘗謂陳軫少揮闔風氣故此以億中稱之此策非揮闔而何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公仲

必以率為陽也陽伴同不實也故不見率

也公仲好內齊世家註率曰好士公仲蓄於財率

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所謂自今以來率且

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謁者以告公仲公仲遽起

而見之慮謂顏率此言可行公仲而已誠有是人

懼以是知公仲非躬行者也

襄王宣王四年庚戌名倉元年

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此韓地險惡山居五

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藿叔

者... 云... 史... 記... 後... 語... 作... 非... 菽... 而... 麥... 下... 文... 亦... 作... 菽...

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食者少

者曰姚云史記後語作非菽而麥下文亦作菽

古語只稱菽漢以後方呼豆按此非麥即豆也麥

豆飯以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

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

廝徒負養負荷養救之人曰索隱云負養

中矣為除守徼亭障塞徼巡也亦關境上曰漢

遮之義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

千乘騎萬匹虎鷲擊元作擊曰鷲擊擊通禮之士鷲

鳥曰凡鳥之勇曰躡音俱說文天寒足躡與

獸之猛皆曰擊曰躡音俱說文天寒足躡與

徒曰躡猶下文義與科頭協謂科頭不著貫頤貫人之順

似與上文不類索隱曰兩手捧頤而直入敵言其

不願死也則此連奮戰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

國策卷之八

十三

良戎兵之眾探前

**蹶**元作

跌後

字書無

跌字蹶跳

行貌西都賦要跌追蹶字古穴反索隱云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謂抉地言馬走勢疾前

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

蹶

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

程裸也

左挈人頭右挾生虜

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

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

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

鳥卵之上必無幸矣

幸其不破碎也

諸侯不料兵之

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

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

比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

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註誤人主者

註亦誤也

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

韓之上地東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桑林在亳修務訓言湯禱于桑山之林則似指言多桑之山非地名也

御覽作樂林非王之有已夫塞成臯絕上地則

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

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楚雖欲

無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

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

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字為

補同一本無敝邑秦王必喜文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

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

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

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處謂橫人之辭

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不日從合則能以弱為

強以寡為多乎惜乎世主不少察於此也補曰甘

茂攻宜陽在後此云效者請效之也儀歸而約敗矣

鄭疆鄭公族韓滅鄭故為韓人補曰此人嘗請秦伐

為韓而走儀故次之韓欲之走張儀於秦謂之於秦曰儀之使

者必之楚矣故謂太宰楚官疆曰公留儀之使者

留之者欲詐為強請西圖儀於秦故因西補曰姚

儀使之致地請秦主武曰張儀使人致上庸之地秦惠十三年

儀致之楚故使使臣拜謂於秦下衍秦王字秦

王秦王怒張儀走武元二年

宜陽之役秦三年楊傑秦人正作達餘說並見秦策謂

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得之是以九鼎

市甘茂也茂與顯爭國顯得九鼎不然秦攻西周

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舊次刊去秦

策所增

秦圍宜陽秦三年游騰謂公仲曰公何不與趙蘭離

石祁趙地韓嘗取之質易

見周趙策宜陽之役去秦前取蘭六年蘭離石祁

不聞屬韓許亦與趙遠恐與趙下有缺文以質許

地者以質音贊則樓緩必敗矣韓合故緩敗收韓

趙之地以臨魏一本樓鼻見魏策必

敗矣虜亦以魏韓趙補曰姚云為一魏必倍秦

倍音甘茂必敗矣故茂敗補曰一本茂作茂後章

多同不以成陽資翟強於齊楚必敗補曰一本茂作茂後章

敵也齊得地則益強可以敗楚補曰一本茂作茂後章

穰鼻為魏補曰魏合秦楚外齊翟強為魏合齊秦須秦必

敗須言少待以趙魏救秦失魏宜陽必不拔矣補曰魏

於趙故獨言魏補曰魏代謂向壽此章看及仲字禽困覆

史韓公仲使蘇代為或云使蘇代補曰禽困覆

車禽所獲獸也補曰禽困覆

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曰史

自以為必可以封補曰史

可得秦封今公與楚解補曰見下中封小令尹以

自以為秦封今公與楚解

桂陽

中言使楚自封之國中桂陽荆州郡

與楚辭口也索隱云秦地名近韓桂史作杜

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公仲躬率其私徒以關於

秦謂且賊願公之熟計之也向壽曰吾舍秦楚非

以當韓也子為我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

對曰願有復於公復重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所以

貴人所以同貴也今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補

赫下同補一本作郝同史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

二人者皆不得親於事矣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

者彼有以失之也公孫郝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

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強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

赫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多變也

而公必之是自為貴也非貴所同貴公不如與王謀其

變也善韓以備之若此則無禍矣韓氏先以國從

公孫郝而後委國於甘茂是韓公之讎也言以韓為讎

今公言善韓以待楚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避

讎也向壽曰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

遂反宜陽之民而還其民也今公徒收之甚難徒言

無地向子曰然則柰何武遂終不可得已與韓地

所得於韓若武遂者可也對曰公何以秦為韓

求潁川於楚此乃韓之寄地也此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公求

而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弗

得是韓楚之怨不解而走音走秦也秦楚爭

強而公過楚以攻韓過謂以攻韓為楚罪此利於

秦向子曰柰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

公孫亦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宜陽蓋

而甘茂收楚韓以安之楚韓講故曰安而誅齊魏

之罪誅猶求也求其過失以為郝茂之罪而取齊今向壽取宜陽以為功是字以公孫亦

甘茂字之無事也言其失權正義云二子

按史甘茂傳秦拔宜陽韓與秦平向壽為秦守宜

陽將伐韓公仲使蘇代謂壽云云甘陽茂竟言昭

王以武遂歸韓由是壽爽然譏茂

客卿韓為韓謂秦王武曰韓珉之議知其君不知異

君知其國不知異國被公仲者秦勢能誦之也

**以**補秦之強首之者首言以珉為疾矣珉者公仲

受兵則珉病珉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

之議為其國之病也珉進齊宋之兵至首垣韓進之

垣魏地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反不合也兵薄

見秦策遠薄梁郭所以不反魏者梁郭疑於不合

而合魏一本不為成成平也而過南陽之道

及魏姚同似義長以為成猶和而過南陽之道

欲以四國西首也韓宋所以不者言欲攻秦而不

皆曰衍以以燕亡於齊亡謂喪地前魏亡於

秦而子日陳蔡亡於楚此亡也此皆絕地形言其大

而四國輕以小敵大故亡所以不者再申不

及魏之說燕魏亡地於齊秦陳蔡七國於楚則地

形已絕不可復通韓齊宋之於魏則不群臣比周

然絕地形以下當有缺文引言秦事

以蔽其上大臣為諸侯輕國也今王位正言武王

能正貴

賤之張儀之貴不得議公孫元作赫赫姚作赫是

從臣不事大臣也從臣謂儀大臣也事言公孫

郝之貴不得議甘茂則大臣不得事近臣矣近臣謂茂

**國**大事記此秦武王未逐張儀前政事也大臣從臣之名始見于此大臣者張儀甘茂也從臣者

公孫郝也秦武王不過防其貴賤不相事各得其位

輻輳以事其上則群臣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王

之明一也公孫郝嘗疾齊韓言急於得二國而

不加貴貴言不厚二國則為大臣不敢為諸侯

輕國矣齊韓嘗因公孫郝而不受則諸侯不敢因

群臣以為能矣外內不相為則諸侯之情偽可得

而知也王之明二也王之明一也申羣臣比

**國**王之王之明二也申



與而爭於中故此士欲王自聽公仲之待事而不  
由左右陳駕御之術以稔強明猜忌之見尔張儀  
出走毀者固非一人而茂攻宜陽亦以爽  
為憂大臣卒為從臣所勝愛習真可畏哉

或謂公仲曰聽者聽國謂聽於眾非必聽實也實謂見事故先

王聽諺言於市願公之聽臣言也公求中立於秦

並謂立於齊魏之間此章實右魏而弗能得也善公孫郝以難甘

茂歡齊兵以勸止魏郝善齊故善郝則喜於齊之

止魏之攻齊勸言茂欲為楚趙皆公之讎也則詳此

仲与齊者也二國臣恐國之以此為患也願公之

復求中立於秦也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以公孫

**郝**元作赫下同當是昭姚本並作郝秦王為黨於公而弗

之聽甘茂不善於公而弗為公言公何不因行願

以與秦王語行願入行願之為秦王臣也公秦無私

之故臣請為公謂秦王曰公請行願為齊魏合

與離於秦孰利齊魏別與合離以交言別以兵言

言於秦孰強秦王必曰齊魏離則秦重合則秦輕

齊魏別則秦強合則秦弱臣即曰今王聽公孫臏

以韓秦之兵應齊而攻魏魏不敢戰歸地而合於

齊是秦輕也臣以公孫臏為不忠今王聽甘茂以

韓秦之兵據魏而攻齊齊不敢戰元作不疑

或求本亦字求割地而合於魏是秦輕也臣以甘茂為

不忠故不如令韓中立以攻齊行齊齊疑王言

救魏以勁之齊時先聲言救魏以伐魏故令秦王齊魏不能

相聽必佳秦救魏則魏不憚兵交元作史**補**曰字

王欲則信公孫亦不合於齊於齊此或欲彼為韓取南陽易

穀川以歸澠池水出此惠王之願也王欲則信甘茂

於魏以韓秦之兵據魏以拒齊此武王之願也臣

以為令韓以中立以攻元作勁勁補曰恐當作齊最

秦之大急也公孫補曰黨於齊而不肯言甘茂薄而

不敢謁也與茂霸旅之臣故言薄此欲攻齊故其辭

有缺此二人王之患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補兩字補曰一本同錮之行

其南委國於楚以國事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

王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朋之反也常

**杖**

元作仗 下同

**仗**

仗倚也 通

趙而畔楚

**杖**

仗齊而畔

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此方

其為尾生之時也

言公仲自患其反之不利故欲

高蓋論語微生汎論訓亦云**莊**莊子尾生與女

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與燕策所載

謂公叔曰公欲得武遂於秦而不患楚之能揚河外

也揚猶動也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拔宜陽涉河城

云武遂韓邑也 近平陽非堯都楚昭 昨曰秦破韓

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

令人為公求武遂於秦謂楚王曰發重使為韓求

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

武遂於秦秦王昭聽是令得行於萬乘之王也韓

得武遂以限元作恨恨疑限秦無元作毋毋無通秦患

而德元作得得作德當楚韓楚之縣而已言役屬秦

不聽是秦韓之怨深而交事補補字下有缺字楚也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

陽侯之波說陽侯多矣今按四八目伏羲六佐一

此出陶潛聖賢群輔錄侯一作使博則舟覆矣今

公自以為辨於薛公於辨猶治也猶言治而輕秦是

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齊今周最使鄭韓城鄭有其地故多稱鄭補曰韓城

立韓擾韓公子蓋立為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

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今我使鄭立韓

擾而廢公叔正曰一本今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

色作今公叔怒齊無柰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

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

公叔大怒史舍舍齊韓史與最同入見見公曰周

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

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補曰最固不欲來使

本臣之強之也上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

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

者疾視而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

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

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

閱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  
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使之必疾言之必  
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  
許韓擾

公仲使韓珉之秦求武遂而恐楚之怒也唐客楚謂  
公仲曰韓之事秦也且以求武遂也非敝邑之所  
憎也韓已得武遂其形乃可以善楚臣願有言而  
不敢為楚計今韓之父兄得眾者每相韓不能獨  
立勢必術不不疑善楚絕王曰唐客以楚懷吾  
欲以國輔韓珉而相之可乎父兄惡珉珉必以國  
保楚公仲說物恐楚怒已使珉今仕元作  
欲相珉則不怒也士錢作仕

唐客於諸公

蓋薦之於韓之

而使之主韓楚之事

公仲以宜陽之故仇甘茂

其後秦歸武遂於韓

此六年

史甘茂傳蘇代謂向壽曰韓氏委國於甘茂

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既而甘茂竟言秦王

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

得由此怨讓茂 此九年秦復取武遂 已而秦王

昭 固疑甘茂之以武遂解於公仲也 杜聊 韓人

上聊字作赫 為公仲謂秦王曰 朋 元作 明 補曰 當

疑聊字誤 也願因茂以事王 若公仲與茂善 秦王大怒於甘

茂故樗里疾大說杜聊

鄭彊以金八百入秦以伐韓 彊以韓滅故 補曰 無據

載八百金入 今向謂鄭彊曰 補曰 策高以為秦臣詳此

秦請以伐韓 公以八百金請伐人之與國 韓秦 秦必不聽

章為 信

公公不如令秦王昭疑公叔鄭彊曰何如曰公叔

之攻楚也以幾瑟之存焉幾瑟太子嬰弟時質楚

史作幾虱故言元作先楚也以今已令楚

王懷奉幾瑟以車百乘居陽翟令昭獻轉而與之

處獻本不善幾瑟旬有餘彼巴角角言二人均禮

是而幾瑟公叔之讎也而昭獻公叔之人也秦王

聞之必疑公叔為楚也幾瑟韓愛子而在楚秦固

故秦不疑今叔所善與之處而禮均然則秦安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

或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

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魏

之上謂魏曰則害於趙趙魏隣也魏地魏易於下謂

韓關曰一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本魏地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惡之趙

矣

錡宣韓之教韓王取秦取言與曰為公叔具車百乘

言之楚易三川因令公仲謂秦王昭曰三川之言

曰秦王必取我我三川也韓王之心不可解矣言其聞

言恐空失地故來與楚王何不試以襄子王秦主

易曰三川見秦策襄子秦

諸公子不善太無考為質於韓令韓王知衍之因以出

王之不取三川也韓之易地畏秦取之也因以出

襄子而德太子今秦入質則不取可知

襄陵之役史不書畢長謂公叔曰請毋用兵而

楚魏皆德公之國矣夫楚欲置公子元作高從

此書亦或作咎置不高咎與臯通臯陶作必

以兵臨魏咎欲立公何不令人說昭子也陽曰戰未

必勝請為子起兵以之魏韓起子有辭以母戰臨楚

魏欲置咎也韓令於是行以以太子也幾瑟與元作

扁高字訛昭陽元作揚揚音同而訛梁王皆德公矣

陽得毋戰梁得免兵大事記韓世家襄王十

二年太子戰梁得免兵公子蟻風爭為太子時蟻

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蟻風竟不得歸韓

韓立咎為太子戰國策與世家所載參錯重複不

可詳考大畧二公子各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據

主咎愚按楚策韓公叔有齊魏而太子有楚秦據

此則公叔挾齊魏以主咎

公叔使馮君於秦恐留教陽向並韓人陽說秦

王昭曰留馮君以善韓臣韓之嫉馮者非上智也

主君不如善馮君而資之以秦馮君廣王恃秦以

**曰**廣字未而不聽公叔以與太子爭太子爭也時

幾瑟咎嬰更稱之補曰此太子指咎也秦主幾瑟

者此設為順秦之辭按大事記云因策中庶子強

謂太子云云史蘇代謂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

徒乃出奔也索隱曰伯嬰即太子嬰前死故則

王澤布而害於韓矣國不和故善字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爭立為鄭疆為楚王懷使於韓

矯以新城陽人命世子幾瑟也以與公叔爭國楚怒

將罪之鄭疆曰臣之矯與之以為國也臣曰言然

世子得新城陽人以與公叔爭國而得全魏必急

韓氏

魏欲立答韓氏急必懸命於楚又何新陽人

敢索若戰而不勝

**韓**

元作走走而不死今且以至

楚

又安敢言地楚王曰善乃弗罪

楚策有大鄭作申

韓公叔與幾瑟爭國中庶子強

庶子本周官秦置中

新序楚莊王淮政云云中庶子聞之跪而泣曰臣

尚衣冠御即十三年矣燕策有秦王寵臣中庶子

蒙嘉衛鞅為公叔痤庶子甘羅事呂不韋為庶子

則中庶子者侍御左右之臣而當時家臣亦有此

名非復周制矣秦官太子庶子中庶子此云中謂

庶子強謂太子豈亦太子之官歟強或是鄭強謂

太子曰不若及齊師未入齊助急擊公叔太子曰

不可戰之於國中國必分對曰事不成身必危尚

何足以圖國之全為太子弗聽齊師果入太子出

走彪謂幾瑟之及此言也義嗣也而卒不得立小

有息民全民之意退讓之

齊明謂公叔曰齊逐幾瑟楚善之今楚欲善齊甚公

何不令齊王閔謂楚王懷王為我逐幾瑟以窮之

楚聽是齊楚合而幾瑟走也楚王弗聽是有陰於

韓也陰言私厚之然則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畏

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

老糞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

患時在楚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

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公叔且殺幾瑟也宋赫為謂公叔曰幾瑟之能為亂

也內得父兄而外得秦楚也得父兄指公仲也今

公殺之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知王之老而太

子定必陰事之秦楚若無韓言小國不詳必陰事

伯嬰秦楚有韓則事太子太子伯嬰亦幾瑟也公

不如勿殺伯伯嬰必陰保於公皆幾瑟之仇幾

瑟在故韓大夫不能必其不入也幾瑟必不敢輔

伯嬰以為亂秦楚挾幾瑟以塞伯嬰塞障也不伯

嬰外無秦楚之權內無父兄之衆必不能為亂矣

此便於公十二年書太子嬰死因言公仲伯嬰六

伯嬰云云見前索隱說

謂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幾瑟也公何不

為韓求質子於楚楚不主幾瑟則必入質以此下之楚王懷聽而

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必知秦楚之不以幾瑟

為事也必以韓合於秦楚矣秦楚挾韓以窘魏魏

氏不敢東齊不合是齊孤也公又令秦求質子於楚

卜其與秦同否也楚不聽則怨結於韓此韓皆主公韓挾

齊魏以眚楚眚視也五禮反楚王必重公矣新

貴於秦楚欲秦援之故重新城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則公

叔伯嬰必以國事公矣記十二年有在楚圍雍氏

言新城君

辛戌也

胡衍韓之出幾瑟於楚也出韓而教公仲謂魏王

哀襄曰太子在楚韓不敢離楚也懼其為幾王元

公離楚之謂魏王之言止上二句言韓所以不敢

而為之請太子此勸公仲之辭試字可見大何不

試奉公子咎此後並而為之請太子請韓因令人

謂楚王欲立咎故曰韓立公子咎而棄幾瑟是

王抱虛質也王不如亟歸幾瑟幾瑟入必以韓權

報讎於魏而德王矣德王之王謂楚王○大

兩端幾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以此章為證愚謂

勸仲試奉咎者將以行其謂楚之謀激楚王之早

入幾瑟耳非果有奉咎之心也楚既敗雍氏幾

幾瑟亡之楚楚將收秦而復之謂羊戎曰廢公叔而

相幾瑟者楚也相謂昔日今幾瑟亡之楚楚又

收秦而復之幾瑟入鄭之日韓楚之縣邑元作邑

補曰策文如此句者每作已然邑字自通公不如今秦王賀伯嬰之立

也韓絕於楚楚主幾瑟而今其事秦必疾秦挾韓

親魏齊楚後至者先亡此王業也

冷向謂韓咎曰史有公子咎有韓咎補曰史冷向作

之理當是謂公仲之辭此幾瑟亡在楚楚王懷欲

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

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

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

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記十二

楚令景鯉入韓韓且內伯嬰於秦景鯉患之楚欲立

秦立令司謂白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

秦立嬰故冷向謂伯嬰曰太子謂伯入秦秦必留太子

而合楚以復幾瑟也是太子反棄之言危得立而棄之向蓋為

鯀者慮謂太子國之本也而紛紛不定若此韓置

相其皆何事耶○大事記云置嗣不定大臣外連敵

反為自棄也○大事記云置也愚觀谷與幾瑟爭

楚圍雍氏此十二年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

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殺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

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

病矣秦師不下殺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其齒寒願

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

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安事先王曰

**補曰**一本曰先王以其髀股作也姚同加妾之身妾困不支

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

利焉使為狗觀之則此言不以為恥可知秦母后

自來矣之惡有今佐韓兵不眾糧不多則不足以救韓夫

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

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

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

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智作知姚

註云錢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

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

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

持持字書持與柄同此得秦按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

秦師不下殺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

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

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

殺以救韓廿五年楚圍雍氏引此章云此即周紀

所載之事楚前圍雍氏在赧王三年秦惠王猶在

位安得有宣太后楚後圍雍氏廿茂出奔已數年

不合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昧入

韓公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

乎其不平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

七

**正義**云南鄭梁州縣藍田縣秦言或出雍

州西南至南鄭或出雍東南歷藍田出峽關俱統楚

北境以待韓使而東救雍氏如此遲緩殆不合於

楚矣按史止作殆不合矣無軍於南鄭四字竊謂

史為是蓋雍氏在陽程而此言合軍南鄭殊不相

涉且上文請道南鄭而此曰不合軍於南鄭豈非

誤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

於南鄭矣不與公仲曰柰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

之故謀昔者所謀秦楚威王攻梁張儀謂秦

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

**固**一本固其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

與國也姚同其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

助魏實欲於是攻皮氏楚攻魏氏勁威王怒楚與

其與楚戰於是攻皮氏楚攻魏氏勁威王怒楚與

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惠八年今也其

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

今也其

今也其

今也其

今也其

今也其

楚陰得秦之不用也韓用為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

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困取公戰不勝

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

馬康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

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

以為昭魚欲得秦官之印璽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公仲恐曰

然則柰何對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

先已所見後儀之故智言欲秦之救已而不欲其

勤韓也徐註欲以為儀在之日而云非也西曰先

韓者急圖其國後秦者不望其救先身者國補以

善已之謀後儀者不墮人之詐徐說見後國補以

劉去以姓註云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於公以解伐是公之所以外者儀而已此外猶後也

或謂韓公仲曰夫學子之相以者韓一乳兩子

秦耳承上故言儀曰不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墮儀之故智為外於儀耳其實猶之不失秦也

上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記十二年有

韓宣惠王卒秦助韓共敗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

氏事也後圍雍氏是桓王完世家符同此是前圍雍

景翠圍韓雍氏秦標里疾帥師救韓敗楚解題具

載徐說謂世家合而為一者誤又按正義云徐見

張儀尚存此策前日祖張儀故謀其下云先身後

儀又云所謂此儀似非儀死後之辭然楚圍之解

鮑序次誤。公孫昧之言為不可信耳此章宜在前

也愚按韓楚世家並云敗楚將不韓年表書秦助我攻

之與雍氏相去遠矣景翠恐即景翠聲轉而訛景

之役其雍氏之戰也屈句之敗丹陽之戰也丹陽

楚力未蘇何暇於圍韓哉餘首書丹陽之戰役後書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

孿一乳兩子

惟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

孿畜患力負二反

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

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為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

道則主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

轉則二

而非公

適兩束之

束猶

則韓必謀矣

謀謂和不堅

若韓隨

魏以善秦是為魏從也

從人而已

則韓輕主卑矣

**闕曰**

一本

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

於韓以完之

全秦

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

韓為

秦魏之和成固為福不成亦為福秦魏之和成而

公適兩束之是韓為秦魏之門戶也

喻兩國是韓

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

契左契待合而已而為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制公仲

為德於秦裂地而為諸侯公之事也言當若夫安

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為此主

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齊怒於不

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

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制之

擇布錢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

所謂成為福不成亦為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或謂公仲曰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

身願公之行之也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

今補曰姚本

天下合而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

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今公

以韓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

德韓也厚矣韓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公行

之計此之猶是其於主也至忠矣天下不合秦秦令

而不聽秦必起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御

搆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待其豐豐且罇公行之

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昔者周佻以西周善於秦

而封於梗陽太原榆次周啓以東周善於秦而封

於平原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無先計

而秦之爭機也在已之計無先於此在秦則萬於

國策卷之

十

周之時今公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願公之加務也

釐王襄王二十一年丙寅

韓咎太子咎立為君而未定也幾瑟伯嬰難之

咎公子幾瑟爭立楚圍雍氏次年魏襄王與齊閔王會於韓立咎為太子此策必其爭立之時若既即位則何

未定之有其弟在周周欲立車百乘而送之恐韓

咎入韓之不立也綦毋恢曰不如以百金從之韓

咎立因以為戒所謂兵餽曰姚不立則曰來効

賊也得立者以咎弟為賊曰公叔公仲之用事

伯嬰幾瑟咎之爭立伯嬰必先死鮑序次錯亂非是

五國約而攻秦

趙惠文十三年

此十三年此十

楚王

頃襄王為

從長合齊趙韓魏燕及匈奴伐秦時

一年韓宣惠王十五年說見趙策

此策文見孔

叢子以為子順之言其註謂魏公

為從長不能傷

子無忌率五國兵敗蒙恬為

龍誤

為從長不能傷

市

叢子作

秦兵罷而留於成臯

魏順謂

市

元作市

市

叢子作

市大事

丘君

太公世家曰

五國罷必攻

市丘

注

記作沛

丘君

其長也

曰五國罷必攻

市丘

注

丘為貝曰貝丘屬清河

絕遠恐非

以償兵費

若資

元作

若資

臣臣請為君止天下之攻

沛市丘

沛市丘

君曰善

因遣之魏順南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不

能傷秦天下且以是輕王而重秦故王何不卜交

乎楚王曰柰何魏順曰天下罷必攻沛市丘以償

兵費王令之勿攻

沛市丘

五國重王

五當作四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兵費王令之勿攻

沛市丘

五國重王

五當作四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兵費王令之勿攻

沛市丘

五國重王

五當作四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是役本六

國言五國重王則楚在外史年表等書五國故因  
此稱五國此明是楚約從時事大事記改五作四  
遂以此策附註李允約五國伐秦之年亦誤其曰  
合五國之衆一籌不畫遠巡而却乃欲攻一小邑  
以償費楚王為從長不知諸侯與已之深淺始欲  
卜交宜乎秦以折筮答之此言移以論懷王尤為  
切中且聽王之言而不攻沛市丘不重王且反王  
者之言而攻沛市丘然則王之輕重必明矣故楚王  
卜交而沛市丘存補曰留成阜而將攻市丘市丘  
韓韓

韓人攻宋齊記閔三十八年書韓為秦王昭大怒曰

吾愛宋與新城陽晉高也補曰正義引括地志云

縣界陽晉故城在曹州補曰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

愛何也蘇代元作秦秦補曰當為韓說秦王曰韓

氓之攻宋所以為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

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

而割安邑，此韓氓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秦

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難韓

知而代說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代言非獨韓固

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秦也。不西事秦，

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中國白頭游敖之士，出

游也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鞶，東馳者未

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鞶，東馳者未

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

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伺亦圖也



曰伺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齊記

字並作齊趙策謂魏王曰韓珉處於趙去齊

三千里王以此疑齊曰有秦陰五國伐秦無功蘇

代謂齊王舉說奉陽君之辭曰天下事秦秦內韓

珉於齊又云舉與韓氏大吏東勉齊王必無召珉而

韓攻宋而韓珉相齊盡韓珉為齊伐宋也首句不云

勸齊伐宋將以韓人疑人即珉之訛蘇代為燕反間

事故游說以止之爾史記恐有所據當考

或謂韓王曰秦王昭欲出事於梁而欲攻絳安邑韓

計將安出矣謂有齒秦之欲伐韓以東闕周室甚

唯寐忘之今韓不察因欲與秦必為山東大禍矣

秦之欲攻梁也欲得梁以臨韓恐梁之不聽也故

欲痛之以固交也攻之深使之懲創不敢離秦

劉作王不察因欲中立不助秦亦梁必怒於韓之

不與已必折為秦用韓必舉矣願王熟慮之也不  
如急發重使之趙梁約復為兄弟使山東皆以銳  
師戍韓梁之西邊非為此也山東無以救亡此萬  
世之計也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  
之雖如子之事父猶將亡之也行雖如伯夷猶將  
亡之也行雖如桀紂猶將亡之也言志於亡之雖  
善事之無益也不可以為存適足以自令亟亡也

然則山東非能從親合而相堅如一者必皆亡矣

慮謂秦之大情此士陳之無餘蘊矣非蘇氏兄弟  
不能也說之著明如此而聽之者藐藐豈天亡之  
邪蓋漢運將興而秦為之鸕獺也附見于報  
此策自秦之止益也謂論秦最得其情附見于報  
王二十九年魏獻安邑之後愚以齊趙燕策考之  
宜附報王十六年說見齊策秦伐魏陳軫合三晉

而東  
一章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

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

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

不害之計事曰我執珪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

外靡於天下矣靡散也忙皮是魏

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元作免免此書

於一人之下而信平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

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

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

今之秦強於始之秦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世之

孔叢子韓與魏有隙子

今之秦強於始之秦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也

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相也韓與魏敵倂之國

而釐侯執珪見梁君者非好也韓與魏敵倂之國

失也與嚴敵為隣而動有滅亡之憂獨動不能支

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求存也申不害慮事

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今韓弱於

始之韓魏均於始之魏秦強於始之秦而肯先人

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

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虛名

自累而難免近敵之困者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

忿全大好也吳越之患同舟也今不郵所同之患是

相救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善按此文與策上文

不如其下則異子順之言主除忿全好策上秦有

文主尊秦非子順意也今全錄以俟考者今秦有

梁君之心矣而王與諸臣不事為尊秦秦為事以

定韓者臣竊以為王之明為不如昭釐侯而王之

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者**宋**補穆公一勝於韓原

晉記斃於原註晉韓原後志在馮翊夏而霸西州

陽**宋**左氏傳十五年傳在同州韓城

三十五

猶方晉文公一勝於城濮而定天子僖二八年

改子此皆以一勝立尊尊謂令成功名於天下謂

使四曰立今秦數世強矣大勝以十數小勝以百

數大之不王小之不霸名尊無所立制令無所行

從其侯不然而春秋用兵者非以求主尊成王於天

下也言志於尊昔先王之攻有為名者有為實者

為名者攻其心使之心為實者攻其形形在外者

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

越而戶撫之編至其家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

謂男為臣女為妾身執禽禽鳥小贊也而隨諸

御吳之執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

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謂男為臣女為  
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  
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  
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  
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  
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為爾求火也東孟之會

姚及一本自聶政陽堅堅政之副猶秦武刺相兼

為一章恐非君許異韓人感元作哀哀俠而殪之感是猶留侯躡

之伴死立以為鄭君韓氏之眾

無不聽令者則許異為之先也是故哀俠為君  
而許異終身相焉而韓氏之尊許異也猶其尊哀

哀侯也

補曰按哀侯既弒則無終身相之事以爲

井不明且從本

文讀之而已

今日

補曰一本

作曰

鄭君不可得而爲

也

爲去音謂感之 補曰下文天子不

雖終身相之

焉然而吾弗爲云者豈不爲過謀哉

言無前日之難而可以久

相而曰不爲者過也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

之命然則雖尊襄王桓公亦定霸矣九合諸侯之

尊桓公也

於侯之與合者

猶其尊襄王也今日天子不可

得而爲也雖爲桓公

補此

兩事

吾弗爲云者豈不

爲過謀而不知尊哉

此欲其

韓氏之士數十萬皆

戴冠哀侯以爲君而許異獨取相焉者無他也諸

侯之君無不任事於周室也而桓公獨取霸者亦

無他也而已所尊今強國將有帝王之覺謂秦而以國

先者此桓公許異之類也豈可不謂善謀哉夫先

與強國之利強國能王則我必為之霸強國不能

王則可以避其兵使之無伐我備曰一本避然則

強國事成則我立帝而霸立言彼為帝強國之事

不成猶之厚德我也今與強國韓今謂強國之事成

則有福不成則無患然則先與強國者聖人之計

也曰此策時不可考其說雖多務尊強國而已

韓陽役於三川征伐而欲歸足強人韓為之說韓王曰

三川服矣王亦知之乎役且共貴公子役役人公

輩貴言立王於是召諸公子役於三川者而歸之

**正曰**時不可考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疏秦而見親秦

為秦所親

然而**正曰**然而止以也句計之恐當作**韓**補計之

非金無以也事秦以故賣義人義人之賈貴諸侯不

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

其金與韓之義人韓之義人因言於秦曰韓甚疏

秦義人怨韓賣之從是觀之韓之義人與金此兩

其疏秦乃始術於**補曰**一本無姓同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

不如止淫用淫侈以是為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

韓之疏秦不明義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故善為

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補曰**見賢

張丑之合齊楚講於魏也謂韓公仲曰今公疾攻魏

之鄆

元作運下同後忘琅邪東莞有鄆亭

非魏地

運未詳

運魏急則必以

地和於齊楚故公不如勿攻也魏緩則必戰

與齊戰

戰勝攻鄆運而取之易矣

楚勝則兵散又無齊戰不助韓可取運

勝則魏且內之

於內韓

公仲曰諾張丑因謂齊楚曰

韓已與魏矣

與之講

以為不然則盍觀

公仲之攻也公仲不攻

從丑

齊楚恐

恐韓

因講於

魏而不告韓

謂韓相國

公仲曰

考未必

王時

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為

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為之

也

無為

今君以所事

謂

善平原君者為惡於秦也

以見惡於秦故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

善之以支秦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願公之熟計之也

韓相公仲行珉字珉使韓侈之秦請攻魏秦王昭說

之韓侈在唐晉陽註詩唐國公仲死韓侈謂秦王

曰魏之使者謂後相韓辰曰公必為魏罪韓侈韓

辰曰不可秦王仕之又與約事言約使者曰秦之

仕韓侈也以重公仲也今公仲死韓侈之秦秦必

弗入一本復有又奚為挾之以恨魏王昭乎

韓辰患之將聽之矣今王不召韓侈韓侈且伏於

山中矣懼秦王曰何意寡人如是之權也權猶變

多而今不入是變也曰權未詳字疑有誤圖令安伏秦人曰無考召韓侈而

仕之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公仲

則韓侈別是一人也

韓珉相齊令吏逐公疇

豎

齊

無

考

又

大怒

於周

之留成陽君

君本在齊

為秦善之

怒

珉欲使之

之秦

韓

人鮑於魏策已言之今因此言韓珉相齊而怒之

故又云君本在齊又因魏策成陽君欲以韓魏聽

秦故生此

謂韓珉曰

公以二人者為賢人也

所入

之國因用之乎

則不如其處小國

謂何也

成陽君

為秦去韓公疇

豎楚王

頃襄

無據

善之

今公因逐之

二人者必入秦

楚必為公患

且明公之不善於天

下

明顯猶示二大國惡

天下之不善公者與

欲有

求於齊者且收之以臨齊而市公

謂山陽君韓曰秦封君以山陽宛州郡齊封君以莒齊

秦非重韓則賢君之行也今楚攻齊取莒上不交

齊次弗納於君弗使是棘齊秦之威而輕韓也棘

難也楚攻齊而以納秦之所封山陽又韓人故云

其時不山陽君因使之楚

趙魏攻華陽韓謁急於秦以急冠蓋相望秦不救補

攻華陽事韓相國辰也謂田苓曰事急願公雖

疾為一宿之行田苓見穰侯穰侯曰韓急乎何故

使公來田苓對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何以為公

之主使乎公猶國也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言

未急何也田苓曰使韓急則將變矣穰侯曰公無

見王矣臣請令發兵救韓八日中大敗趙魏於華

陽之下記二十三年有補曰與前章張翠說同

韓氏遂向晉於周晉周人使周逐周使成恢為之謂

魏王安釐曰周必寬而反之反謂王何不

為之先言是王有向晉於周也其用魏王曰諾

成恢因為謂韓王曰遂向晉者韓也而還之者魏

也豈如道韓反之哉道猶是魏有向晉於周而韓

王失之也則不然韓王曰善亦因請復之

張登中山人謂費縲韓人曰請令公子牟一本牟

謂韓王曰費縲西周讎之東周寶之此其家萬金

王何不召之以為三川之守是縲以三川與西周

戒也之三川近西必盡其家以事主西周惡之

必効先王之器以止王止韓勿韓王必為之登此下

其効西周聞之必解子之罪以止子之事非三川

也欲登云云解其罪耳韓釐王元年趙滅中山

宣惠王十年中山策有張登去此鮑強附之

魏王釐為九重之盟一謂王城欲城之先盟其衆

且復天子報四十二年馬犯請梁城周有復

音扶又反非謂復之文謂許梁以鼎事正義復公

為曰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但止言魏王而不言惠

王以曰里為九里以彭喜為房喜以鄭君為韓王

天子謂將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道何哉盟下

知何年附載於慎靚王二年魏惠王薨之前按此

策當屬惠王房喜韓人謂韓王曰勿聽之也大國惡有天

子而小國利之王與大國弗聽此言韓亦大國魏安能與

小國立之

桓惠王釐王子元年

建信君趙人輕韓熙趙敖為謂建信君元作侯曰國形

有之而存無之而亡者魏也其趙魏為鄰故不可無

而從者韓也欲為從今君之輕韓熙者交善楚魏

也此為從者說也從宜善韓而善此二國者非也

故也楚魏秦見君之交反善於楚魏也其收韓必重矣

秦之志常反諸國從則韓輕從必得韓而反輕

橫則韓重最近則無從輕矣從者輕指趙言也秦

出兵於三川則南圍鄢蔡郢之道不通矣謂潁川

南二蔡魏急上三邑皆近魏謂鄢許屬其救趙

必緩矣秦舉兵破邯鄲趙必亡矣故君收韓可以

無豐

凡六十章

戰國策韓卷第八 平江路儒學正徐昭文校勘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趙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戰國策校注  
七

開化圖書館  
Kankwa library

開化圖書

Wa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